

史記八十七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而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



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
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
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
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
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徐廣曰騷音掃足以滅諸侯
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
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
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
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
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渠已而覺秦宗室
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
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

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
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
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
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
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
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徐廣曰華陽一作葉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
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
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
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
劍見蘇秦傳乘織離之馬徐廣曰織離蒲稍皆駿馬名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鄭玄注月令云鼉皮可以冒鼓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

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克後宮而駿良馱馱不實外廩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克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傳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

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

不進於前而隨俗

雅化

徐廣曰隨俗一作修使

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

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論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

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

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

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

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皇始使人逐至驪邑得還

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

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天下尊主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

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

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

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

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

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

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
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竝作語皆道古以
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
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卽各
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
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
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
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
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
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
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
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

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
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
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
所稅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竝海上北抵琅邪丞
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
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
許之餘子莫從

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爲秦王死廢十七兒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

其年七月

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
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
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
知也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輜輅車中

徐廣曰

作輜車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輅車中可諸奏事

文穎曰輜輅車如今喪輜

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窓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輻輳車也如淳曰輻輳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

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

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譎史記音隱 宰顯反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

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

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龍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

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卽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劔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

蘇與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徐廣曰屬上郡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

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廢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鄜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

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
 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
 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
 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
 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
 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斷徐廣曰采一名櫟一作柞茅茨不翦雖逆旅
 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糝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

匱 徐廣曰 雖監門之養不彀於此矣 徐廣曰 彀音學 彀一作穀推也 禹鑿龍門通

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 徐廣曰 致一作放 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

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

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

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

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

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

天下哉故吾願賜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子由

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

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

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

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

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

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

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

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

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

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

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

詩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

泰山之高百仞而跛

狎牧其上

詩云狎羊墳首毛傳曰牝曰狎

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狎也而易百

仞之高哉峭壑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誦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

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

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

事

徐廣曰通或宜作照

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

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

以揆之

徐廣曰揆一作撥

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

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

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

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

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

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侯上間語君

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

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

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

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

徐廣曰公一作訟音私

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蔽抵

優俳之觀

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案秦名此樂爲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

曰角抵也駟案蔽抵卽角抵

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

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刳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卽弑簡公於

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卽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

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先生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王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

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畧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謂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

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

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卽因劫令自殺引壘而佩之左

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二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

皇弟授之壘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嬰授之壘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子嬰卽位患之乃稱疾不

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

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

皆畔不適徐廣曰適音敵也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

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

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輔明政以補主上

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

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

乃與俗譏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邵列矣

史記八十七終

史記八十八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秦將伐韓取成皇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徐廣曰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

三川屯田

氏書

專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
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
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徐廣曰其母被刑

僂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高卽私
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

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徐廣曰敦作敏赦之復其官爵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

遼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竝海

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群

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軍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

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

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

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

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卽欲

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爲胡亥忠

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

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

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

立爲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

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

荆朝之謀而倍秦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

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

也而王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

獨智者不可以存君徐廣曰無此字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

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爲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死情寔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不明以是籍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

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平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主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爲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徐廣曰一作辭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

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大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鄣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瘼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史記八十八終

魏川屯鳳臺
氏園南

史記八十九

魏川屯鳳臺
氏園南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

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

徐廣曰一云其夫亡也

去抵父客

如淳曰父時故賓客

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

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

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

游趙苦陘

張晏曰苦陘漢章帝改曰漢昌

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

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

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

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

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

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

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

管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徐廣曰一作攝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

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

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起斬至

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

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

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

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

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

盡百姓之財將軍曠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

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

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

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

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為

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

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

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

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桀曰

鄧展曰至何北縣說之

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

有五嶺之戍

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名在交吐界中也

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

漢書音義曰家

家人頭數出殺以箕歛之

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

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

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讐縣殺其令丞郡殺其

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

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

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

人蒯通說范陽令曰漢書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

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

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

敢傳刃徐廣曰傳音滅公之腹中者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插地皆為傳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

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

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

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

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

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

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

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下降畏君以為秦

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

君君何不齋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

殺其令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馳驅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

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

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

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

關至戲却蘇林曰戲地名邯鄲兵退也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

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蕘至陳

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

蘇林曰介音曼讀日方言不介特也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

立其兄弟不卽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騫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徐廣曰九月也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

其舍中曰

如淳曰廝者也公羊傳曰廝役屬養韋昭曰析薪爲廝炊烹爲養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

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

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也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右提左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

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

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

曰良嘗

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

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

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

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

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

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

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

功乃求得趙歇

徐廣曰正月也音身錯反

立為趙王居信都

徐廣曰後項羽改曰襄國

李良

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

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

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

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

使張厲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且暮且

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

俱死且有十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

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

張厲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

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厲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當

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

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

渡河遂破章邯

徐廣曰三

年十二月

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

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與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厲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厲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厠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予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卻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十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韋昭曰雅素也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問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

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

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曰都代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

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

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

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

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

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漢王與我有舊故張晏曰漢王為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

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張晏曰羽既彊盛又為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漢王

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

故耳走漢徐廣曰漢王十月也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

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

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

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

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

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

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徐廣曰三年十月斬陳餘

泝水上徐廣曰在常山音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徐廣曰四月十一月駟案漢書

四年漢五年張耳薨諡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

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徐廣曰

也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

等年六十餘徐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趙午等數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

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音如游漫之游冀州人說王曰夫天下豪桀竝起能

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

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

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

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吾王故欲

殺之何乃洿王為乎今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

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厠韋昭曰為上過欲宿心動問

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

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

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

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

詔趙群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

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

笞數千刺劓徐廣曰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

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

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瓚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泄公曰

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

持節問之復與前徐廣曰復音鞭駟案韋昭曰與如今與林人與以行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

平驪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

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

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

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

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

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

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

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肮遂死韋昭曰肮咽也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

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客以鉗奴從

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

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關中記曰張敖家在安陵東子偃為魯元

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元王弱兄弟少及封張敖他

姬子二人為樂昌侯徐廣曰漢紀張輔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池陽鄉也後為信都侯高后崩諸

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

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張敖諡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信都侯名後樂昌侯名壽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桀

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漢書音義曰在貧賤時也相然信以

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

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

子異矣

史記八十九

終

史記九十

魏豹彭越列傳三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秦滅魏遷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魏王

徐廣曰元年十二月也

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

徐廣曰二年六月

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

魏川中鳳臺氏圍固南由

魏川中鳳臺氏圍固南由

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爲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
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
病至國卽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
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
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
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
河東徐廣曰三傳詣滎陽以豹國爲郡高祖本紀曰置三郡河太原原上黨漢王令豹守滎陽楚
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爲群盜陳勝項梁之起少
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効之彭越曰兩龍方
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
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且日日出會後期者

斬且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
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
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
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
從碭北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
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
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
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
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
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
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
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王

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臯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為魏相國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音海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

越乃悉引兵至垓下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

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

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

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

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

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

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贊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

其形已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文穎曰青衣縣名在蜀贊曰今漢嘉是也西至鄭逢

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

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

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

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關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

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徐廣曰喋一作啜韓傳亦有喋血語也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史記九十終

史記九十一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徐廣曰幾一作豈駟謂幾近也人

有聞者共俳笑之布已論輸麗山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羣盜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其眾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為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為當陽君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

西川屯鳳崗氏

西川屯鳳崗氏

係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爲上將
范曾爲末將項籍爲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爲將軍悉屬宋義北救
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爲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
項籍使布先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
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
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
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
至咸陽布常爲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
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
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漢二年
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
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

使使者諂讓

漢書音義曰諂責也

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

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
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
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
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本作隨何
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漢書音義曰淮南太
宰作內主也韋昭曰也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
爲弱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
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
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
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
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強可以託國也項

項王伐齊身負板築

李卒曰板牆板築杵也

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

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

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

音掃

淮南之

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垂拱

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

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

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

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漢

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

張晏

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迺得羽地

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

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

楚兵不足恃也

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

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

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

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

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畱畱數月漢之

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

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

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

文頴曰在淮南王所

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

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

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

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

畱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

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

徐廣曰三年十二月

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

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
過望於是迺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
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
兵至成皐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
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
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
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
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
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
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
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
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

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

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

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張晏曰欲有所會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

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徐廣曰賁音肥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迺厚餽

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

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

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

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

使人微一作微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

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賁赫

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

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故當反滕

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

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

南面而立萬乘之

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擊韓信

張晏曰往年前年同耳使文相避也

言此三

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

故楚令尹辭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迺召見問辭公辭公

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

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

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

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

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

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

桓譚新論曰世有圍碁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遠碁疏張置以

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界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辭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反燕趙者此廣道

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臯據敖倉此趨遮要爭利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

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

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

出下計上曰善封辭公千戶迺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

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

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辭公籌之

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

僮間

如淳曰地名也

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

漢書音義曰謂散滅之地

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

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

斬西會甄布兵精甚上迺壁庸城

鄧展曰地名也

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

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

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

君婚以故長沙哀王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駟案晉灼曰芮之孫固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使人給布偽

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遂滅黥

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賁赫為期思侯諸將率多以功封者漢書

曰將率封者六人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

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

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

如媚音冒媚亦妒也生患竟以滅國

史記九十一終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李奇曰無

善行可推舉選擇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

鄉南昌亭長寄食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林蓐中食

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

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豈

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

耳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徐廣曰袴一作勝勝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於是

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

仗劍從之居戲下徐廣曰戲一作摩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

史記九十二

楚川屯鳳葛氏書國南市

數以策于項羽羽不用漢王之人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

敖徐廣曰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

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

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

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

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

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

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

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

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文穎曰

也張晏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

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

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

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

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

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

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

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

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

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

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晉灼曰廢不收也然不能任屬賢

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音厚人有疾病

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刻弊忍不能予漢書音義曰不忍授此

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

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
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
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
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
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
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
安項王誅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
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
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
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
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
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

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
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
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
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
卽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爲
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

漢書音義曰益張
旌旗以疑敵者

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

徐廣曰罌一作正服虔曰
以木押縛罌以渡韋昭

曰以木爲器如罌以
渡軍無船且尚密也

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爲河

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

說闕與

徐廣曰音余駟案李
音曰夏說代相也

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

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

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季左車說成安

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

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聽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二千里止舍夜傳發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選

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葦音蔽依山自覆蔽誠曰

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

傳飧徐廣曰音食也曰今日破趙會食服虔曰立駐傳飧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食言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諸將皆莫信

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

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

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

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

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

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

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

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

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泝水上

徐廣曰
泚音通

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

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
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
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
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
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
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
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
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
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
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
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

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

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

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

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李奇曰鄙音
驢今高邑是部下李奇曰鄙音
驢今高邑是身死泚上今將

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

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褊衣甘

食傾耳以待命者如淳曰恐滅
亡不久故也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

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

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

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

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

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

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魏都賦曰有驛順時劉逵曰驛酒也北首燕路而

後遣辨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

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

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

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

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

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

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成臯楚又復急圍之

六月漢王出成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

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內上奪其印符以

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

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

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

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

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韋昭曰軾今小車中隆起者掉三寸之舌下

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

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

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徐廣曰濟南歷城縣遂至臨菑齊王田廣

以酈生賣已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

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

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

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

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

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

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

遂戰與信夾濰水陳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

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

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

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敗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

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

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

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漢王大怒罵曰

吾困於此日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

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

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

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徐廣曰四年二月徵其兵擊楚楚已亡

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張華曰武涉墓在盱眙城東十五里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

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

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

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

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

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

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

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

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

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

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

衛執戟之人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與我數

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對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張晏曰背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燦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二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

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

張晏曰折劒敗也北奔北

敗滎陽傷成臯

張晏曰於成臯傷胸也臣

瓚曰謂軍折傷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

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強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

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騫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騫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

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

晉灼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間名

名小盟爲儋石如今受鮪魚石

盟不過三百耳說儋斛之餘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

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踟躕

徐廣曰踟躕一作躑也

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

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

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

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

聽已詳狂為巫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者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計狂也漢王之困

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

王軍徐廣曰以齊為平原十乘東萊齊郡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

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張華曰漂母家在泗口南岸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

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

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

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徐廣曰東海胸縣有伊廬鄉馴案韋昭曰今中廬縣素與信善項

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鄉

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

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

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

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

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

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

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免死良狗亨張晏曰狡猶猾高鳥盡良弓藏

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

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

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

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

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

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
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

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

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

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

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

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

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

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

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因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

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

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

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

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

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

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

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

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

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網絕而維苑山東大擾異姓竝起英俊身集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

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

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可盡

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史記九十二終

西川中鳳樓氏

西川中鳳樓氏

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者

徐廣曰云信都

故韓襄王孽孫也

張晏曰孺子爲孽

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

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

橫陽君成爲韓王

徐廣曰二年六月也都陽翟

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

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

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聲相近字由此雜亂耳今有申

徒云是司徒之後言司徒轉爲申

公立爲漢王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

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跋而望歸及其鋒東嚮

文類曰向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迺許信爲韓王先拜信爲韓太尉將

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

更以爲列侯

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成

駟案漢書曰封爲韓侯

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迺令故項籍

游吳時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

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廼立韓信為韓王徐廣曰二

年十月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

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

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穎川明年春徐廣曰即五年之二月

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

處廼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

李奇曰被音破也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

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

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

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

與其將白土人張晏曰白土縣名屬上郡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

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

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後

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

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

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匈奴騎圍

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

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

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漢書音義曰言唯弓矛無雜仗也請令彊弩傅兩矢外

嚮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

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

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蘇林曰代地也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鄧展曰柴武也

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

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榮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

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

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償於

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痠人不忘起

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

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

漢書音義曰縣名韋昭曰在匈奴也

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

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頽當及嬰率其眾降漢漢封頽

當為弓高侯

地理志河間有弓高縣也

嬰為襄城侯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

曰論曰壯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

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元朔四年不敬國除頽當

孽孫韓嫣

漢書音義曰音那孽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

為案道侯子代

徐廣曰名長君

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會

徐廣曰長君之子也

拜為龍

雒侯續說後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

如淳曰親謂父也及

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

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

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

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

從出入卧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

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漢五年冬以

李奇曰共敖子

破項籍迺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敖破之

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

欲王盧綰為群臣缺望

如淳曰缺音決別之決望猶怨也瓚曰缺謂相缺而怨望也韋昭曰缺猶冀也

及虜臧荼迺下

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廼立盧綰爲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卽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爲然廼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寤廼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

晉灼曰使陳豨久亡略

連兵勿決漢

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廼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綰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

盧綰孫他之以東胡王降

如淳曰為東胡王來降也漢紀東胡烏丸也

封為亞谷侯

徐廣曰亞一作惡

陳豨者宛胸人也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

匈奴上至平城還迺封豨為列侯

徐廣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宛胸至霸上為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

破滅茶封豨為陽夏侯

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

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

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豨還之代周昌迺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

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

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及高祖七年

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

代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誑誤劫略者皆赦之

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

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

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

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謂上慢罵曰

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

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

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

魏武帝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非羽檄之意也駟案推此言則以鳥羽插檄書謂之

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

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

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破豨將張春于聊城斬首萬餘太尉勃入

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

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

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

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

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恒為代王徐廣曰十一年正月都中都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

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强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事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史記九十三終

西川屯鳳臺氏

史記九十四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

皆豪宗彊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

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詳縛

奴而以謁也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

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以擊周市周市

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

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徐廣曰二年六月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

楚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王

田儋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將以

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

西川屯鳳臺氏

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

廼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

趙因留不敢歸田榮廼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徐廣曰二年八月榮相之田橫為

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

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廼肯出兵楚懷王曰

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

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蝮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應劭曰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則

割去其肉不則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文穎曰言將亡身非手足

然則致死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齟齬猶齟齬

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

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

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廼徙齊王田市更王膠

東治卽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

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

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

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

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

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

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廼亡就國田榮怒追

擊殺齊王市於卽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廼自立為齊王

盡并三齊之地項王聞之大怒廼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

徐廣曰三年正月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徐廣曰立故齊

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徐廣曰假走楚

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廼釋齊而歸擊漢於彭

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榮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

徐廣曰四月

立田榮

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

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

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

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

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

賣已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

徐廣曰高作假

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

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

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

徐廣曰四年十一月

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

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

贏下

晉灼曰泰山贏縣也

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

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

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

徐廣曰二月也漢因

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懼

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

韋昭曰海中山曰島

高帝聞之以為田

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迺使

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

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

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

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

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

如淳曰四馬下足為乘傳

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

應劭曰尸鄉在偃師贊曰廐置馬以傳驛也

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

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

子而橫迺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

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我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韓信田橫蒯通者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漢書曰號為雋永永一作求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史記九十四

終

史記九十五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

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

監豐下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卮戰碭東張晏曰秦司馬卻

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頰曰即官大夫也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

先登斬首二十二級賜爵列大夫文頰曰即公大夫爵第七復常從從攻城陽徐廣曰年表二

年七月破秦軍濮陽東屠城陽也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

執圭執帛比也如淳曰間或作聞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間爵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卻敵斬

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河間守軍

於扛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卻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

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攻宛陵先登

樊鄴滕灌

樊鄴滕灌

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

徐廣曰時賜爵有執帛執圭又有賜爵封而加美名以為號也

又有功則賜封列侯駙案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瓚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也

從攻長社轅轅絕河津東攻秦軍於尸

南攻秦軍於犇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以卻

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

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瓚曰增封也

攻武關至

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

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

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

張晏曰酒酣也

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

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

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

漢書音義曰音撞鍾

立帳下

徐廣曰一本方帷下

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

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

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

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

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

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

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謂讓項

羽沛公事幾殆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

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

北

徐廣曰隴西有西縣白水在武都駙案如淳曰皆地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從

攻雍釐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

人首十一級虜二千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壞東卻敵遷為

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

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

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煮棗擊破王武程處軍

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

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項籍既死漢王爲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爲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稀與曼丘臣軍徐廣曰曼一作寧字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瓚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孟子曰遷爲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稀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稀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

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爲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卽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

將而卽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
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諡爲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
須亦爲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
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媿屬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旣立
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爲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
諡爲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
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
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爲庶人國除

曲周侯酈商者高陽人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畧人得數千沛
公畧地至陳畧六月餘徐廣曰月表曰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兵二世三年二月襲陳
畧用酈食其策起兵至此十九日矣食其傳曰旣說高帝已乃

言其弟商使
從沛公也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
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

縣別將攻旬關漢書音義曰漢
中旬陽縣音詢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

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破雍將軍

烏氏音周類軍柁邑蘇駟軍於泥陽徐廣曰駟
一作駟賜食邑武成六千戶以

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梁相國
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

旣已死漢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徐廣曰
龍脫在

燕趙之界疆案漢
書音義曰地名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郤敵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
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五千戶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

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
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爲

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
帝擊黥布攻其前拒徐廣曰一作和駟
謂拒方陳拒音矩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

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

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

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文類曰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

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

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給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

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諡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

況賣交也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孝景前三年吳楚齊

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舒音侯樂布自平齊

來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

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為

繆侯徐廣曰繆者更封邑名諡曰靖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

侯世宗立徐廣曰世一作他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廩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

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

傷嬰人有告高祖章昭曰告白也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也

告故不傷嬰鄧展曰律有故乞鞠高祖自告不傷人嬰證之後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

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

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從

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也平以胡陵降賜嬰

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

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

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

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因復

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徐廣曰今

也騶案鄧展曰今沛郡公丘漢書曰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以兵車

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

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

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

後常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服虔曰高祖欲

走也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皆立乘嬰恐小兒墜各置一面雍持之樹立也蘇林漢王怒行

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

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徐廣曰祈一作沂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

魯益食茲氏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

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

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

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

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

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

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

陷陳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

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

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與

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

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為孝文

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謚為文侯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

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

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頗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為沛公畧地至雍丘下章

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服虔曰疾攻之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

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

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

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

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秦將降為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黃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

故秦騎士重泉人徐廣曰重泉屬馮翊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

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

騎者傅之如淳曰傅音附猶言隨從者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

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擊破柘公王武

軍於燕西徐廣曰柘屬陳所將卒斬樓煩將伍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射騎故以名射士為樓煩取其美稱夫必樓煩人也連尹一人張晏曰大天楚官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

都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

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

追齊相田橫至贏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

攻下麻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

留公於高密卒斬龍且文類曰所將卒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

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

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

下相以東南僅取慮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漢書音義曰住廣陵以禦敵項羽

使項聲薛公郟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郟公下邳斬薛

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陀降留薛沛酈

蕭相攻苦譙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頤鄉徐廣曰苦縣有頤縣從擊項籍軍

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

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

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

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

下如淳曰雄長之長也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

立為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

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穎陰二千五百戶號

曰穎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

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

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

破胡騎於砮石服虔曰砮音沙至平城為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

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文類曰特一之特也降

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呂車騎將軍先出

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

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徐廣曰一作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

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

歸定令嬰食賴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
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
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
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爲將軍軍軍長安爲亂齊哀
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爲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
爲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
齊王呂誅呂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旣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
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孝文皇帝
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爲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
國嬰爲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
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
以丞相卒諡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強代侯十三
年強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爲臨汝侯續灌氏
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
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
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史記九十五

終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如淳曰方版也

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方書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

有罪亾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

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

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

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

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

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

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

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

文穎曰能計故號曰計相

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

歲

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

貴

張丞相列傳

張丞相列傳

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曆故令蒼以

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黔布反以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

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

苛秦時皆爲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

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爲職志徐廣曰主旗幟之屬周苛爲客張晏曰爲帳下賓客不掌

官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爲漢王以周苛爲御史大夫周昌爲中尉

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

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項羽

怒亨周苛徐廣曰四年三月也於是乃拜周昌爲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

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爲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

封爲高景侯徐廣曰九年封封三十九年文帝後元四年謀反死國除昌爲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

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漢書音義曰以上宴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

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卽桀紂之主也於

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

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卽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

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

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旣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

韋昭曰殿東堂也見周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

王年十歲高祖憂卽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爲符璽御史趙

人方與公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璣曰方與縣今也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

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

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

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

戚姬八與呂后有郤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

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十年也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徐廣曰十年封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

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

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

徐廣曰後五歲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

之畫乃抵堯罪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任敖者故沛

獄吏高祖嘗辟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

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三歲高祖立為漢王

東擊項籍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

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諡謚侯曾孫越人元鼎二年為太常坐酒酸國除駟案漢書任敖孝

文元年堯徐廣也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

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

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

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文穎曰緒尋也或曰緒業也

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人之音聲及以比

定律令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十二月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贖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若百工天下作程

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之謂順音灼曰若預及之辭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

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漢書曰著書十

八篇言陰陽律曆事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

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

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

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

以為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

蒼任人為中候張晏曰所選保任者也贖曰中候官名大為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為

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諡為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

子類徐廣曰二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初張蒼

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漢書云長八尺及

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

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徐廣曰勇健材力開張駟案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蹋彊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

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

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

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

夫張蒼免相徐廣曰後二年八月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

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

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

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

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更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通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晁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塹垣服虔曰宮外垣也如淳曰塹音畏塹之便嘉聞之欲因此以

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塹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諡為節侯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去病子侯更代六歲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諡夷劉舍本項氏親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溫之孫諡哀侯平棘侯薛澤徐廣曰周父夷吾武彊侯莊青翟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商陵侯趙周徐廣曰周父夷吾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

也賜姓劉氏父襄佐高祖有功諡哀侯

曰高祖功臣廣平侯

歐之孫平棘節侯薛澤

死

而巳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

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項曆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顛項曆何哉周昌木彊人

也任敖以舊德用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史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

與蕭曹陳平異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

丞相長陵人也名千秋卒而有韋丞相代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

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

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為

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

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

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

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

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乃借

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名廣漢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

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

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

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

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

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

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

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

以御史大夫邴古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

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而因為丞相明於事有

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

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為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

姦賊免爲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
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
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爲相是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
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爲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
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
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
內侯黃金百斤徵爲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爲治以丞相病
死子嗣後爲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
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
玄成者卽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
詩論語爲吏至衛尉徙爲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名廣德也爲御史
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爲丞相因封故邑爲扶陽侯數年病死
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
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爲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
相父子俱爲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
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
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
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
百石屬薦爲郎而補博士拜爲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
而遷爲光祿勳居殿中爲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
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爲御史大夫歲餘韋丞
相死匡君代爲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
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徐廣曰微
一作然多至御史大夫卽去者諸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

相物故也。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

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

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

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屣不得者眾甚也

史記九十六終

史記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生食其者陳畱高陽人也。徐廣曰今在圍縣。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

食業。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音灼曰落薄落託義同。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

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

其將皆握齮。應劭曰握齮急促之貌。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

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畱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

也。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士。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

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

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

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

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

氏國

氏國

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

徐廣曰二世三年二月

使人召酈生

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

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

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

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

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

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

一作烏合

收散亂之兵

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

四通五達之郊也

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

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

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卽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

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

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爲說客馳使諸侯漢

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

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

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

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

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

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

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

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

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

臯之險杜大行之道

韋昭曰在河內野王北

距蜚狐之口

如淳曰上黨壺關也

守白馬之

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

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

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
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
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
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
歸卽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
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
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
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
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卽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
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
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
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刻而不能

授

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錫也贖曰項羽各於爵賞刻惜侯印不能以封其人也

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

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
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
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
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
後服者先亾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
危亾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
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
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
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日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
更言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
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子酈疥數將

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齊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

他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魁結服虔曰魁音推今兵士椎頭結箕倨見陸生陸生因

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

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

其政諸侯豪傑竝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

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

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

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

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

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

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

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

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

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

人衆車舉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衆不

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

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音不若漢迺大說

陸生畱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

陸生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也他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

尉他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

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

書陸生日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

守之文武竝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亾秦任

刑法不變卒滅趙氏趙氏秦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

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日試爲我著秦所以

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亾之徵

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

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

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

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

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徐廣曰汝

一作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

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

也韋昭曰恩汚辱呂太后時王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

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漢書音義曰請若問起居直入

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日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

揣我何念孟康曰揣量也韋昭曰揣音初委反陸生日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

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

何陸生日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務一作豫

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卽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

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

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

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

廷公卿間名聲籍甚漢書音義曰言很藉其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

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太中大夫往

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

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臯去後復事黥

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

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明案黥布列傳無此語平原

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

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

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

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

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迺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

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危母在故義不知君今其母死君誠厚

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韋昭曰衣服曰稅稅當為襚列侯貴人

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

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

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

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

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

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

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閔

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

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

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而親信也為罪宜誅者至深

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

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

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

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

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

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

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誅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盡

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

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沛公曰為我謝之言

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

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按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

沛公吾高陽酒徒也徐廣曰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

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

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

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

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與天下之大

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

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

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間所

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

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

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

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

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乃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凶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史記九十七 終

史記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蘇川屯鳳蘭
氏國南南

蘇川屯鳳蘭
氏國南南

陽陵侯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杠里
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
霸上沛公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遷為右騎
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 徐廣曰屬上郡 從擊項籍待懷 服皮曰待高帝於懷 賜爵通德
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 徐廣曰赦倉之下 益食邑屬

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益食邑因定齊地剖
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

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

五歲為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

相曾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

如淳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案律謂勒兵而守曰屯

二歲為代

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諡為景侯子頃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

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三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從起宛胸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亳南開

封東北斬騎千人將一人徐廣曰將一作侯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

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主官車騎長一人張晏曰首

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

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

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

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稅

苗南徐廣曰今曰考城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

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

趙將賁郝上音肥下音釋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

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

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身斬

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孟康曰將兵郡守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

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徐廣曰邯鄲高帝改曰趙國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皐南

擊絕楚饗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略地東至繒郟下邳

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

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

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

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

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

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

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二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

以下至五百石徐廣曰一本無此五字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歙卒諡為肅侯子亭

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繆者服虔曰蒯音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

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

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

繆為信武侯戰不利不敢離上以繆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繆為

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

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

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繆以壽終諡為貞侯子昌代侯有

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繆子居代侯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繆子應為

郿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郿侯諡康中二年侯居立沛郡有郿縣

大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斬歙皆高爵徐廣曰二無高字從高祖起

山東攻項籍誅殺各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

蒯成侯周繆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

傷心者徐廣曰此作比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史記九十八終

史記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

蘇林曰一木橫鹿車前一入推之孟康曰輓音胡格切輓音晚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

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

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

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

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

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

張晏曰言馬箠示約國人爭隨之及文

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

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

西川毛鳳苞氏

西川毛鳳苞氏

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亾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不屯

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

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

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張晏曰航侯龍也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

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

不搯其航張晏曰航侯龍也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航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

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亾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

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

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

長草脂曰夸張矜大也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

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擊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

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
亾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強控弦三十萬應劭曰數苦北邊上

控引

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

殺交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
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
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
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
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
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
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
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
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

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

奴河南白羊樓煩王

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

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

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
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
六國之族宗強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徒
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各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
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
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叔孫通者

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

辭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

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
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

壻曰將謂逆亂

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

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

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迺去之辭辭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辭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

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

石爭天下漢書音義曰謂發石以殺人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搃旗之士張晏曰搃卷也

項曰故取曰搃楚辭曰朝搢阨之木蘭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

嗣君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

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

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

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

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

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

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

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

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

史記九十八終

蘇氏

史記九十九

蘇氏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

曰一木橫鹿車前一人推之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

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

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

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

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

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

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

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

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

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亾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

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

不屯

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肱

張晏曰肱張晏曰肱喉嚨也

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

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肱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亾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卽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爲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

韋昭曰夸張矜大也

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擊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

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
亾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強控弦三十萬應劭曰數苦北邊上
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
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
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
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
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
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
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
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
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
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

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

奴河南白羊樓煩王

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

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

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
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
六國之族宗強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徒
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各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
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
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叔孫通者

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

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

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
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

贊曰將謂逆亂

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

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

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廼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廼去之辭辭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辭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廼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

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廼謂曰漢王方蒙矢

石爭天下漢書音義曰謂發石以殺人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搃旗之士張晏曰搃卷也

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

嗣君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

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

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

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

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

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

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

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

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

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
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叔孫通
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三人西及上左右爲

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切蕞案如淳曰置設綿索爲
習隸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爲蕞位春秋傳曰置茅蕞也

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

迺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

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

旗志徐廣曰一作幟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

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

句傳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爲臚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徐廣曰一作幟傳警引諸侯王

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

畢復置法酒又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如淳曰抑屈

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

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夫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身

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

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叔孫

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

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爲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

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

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

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

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駟案如淳曰食無菜茹爲啖其可背哉陛下

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

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

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
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
羣臣莫能習徒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漢諸儀法

皆叔孫生爲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

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

漢太后常居之

及間往來數蹕煩人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

韋昭曰閣道也如淳曰作複道方始築武庫南

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

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

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各曰游衣冠如

淳曰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

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

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

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

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

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

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

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

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

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誦道

固委蛇蓋謂是乎

史記一百

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

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傳也

有

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

如淳曰窘困也

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

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

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

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

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柳鄧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瓚曰茂

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

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曾朱家所賣之朱家心

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

迺乘輶車

徐廣曰馬車也

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

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

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

西川毛鳳蘭氏藏

西川毛鳳蘭氏藏

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爲河

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畱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韋昭曰闕見陛下深淺也上默慙良久

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

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事貴人趙同等

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

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爲介於布請見竇

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

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卽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

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

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以父名談故改之

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爲介於布請見

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
季布迺大說引入畱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
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
里士皆爭爲之死嘗殺人亾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
籍福之屬嘗爲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
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
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爲楚將丁公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
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
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
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
效丁公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

爲酒人保

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傭也可保信故謂之保

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

所略賣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臧荼後
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
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
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
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
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徐廣曰布趣一作走
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
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
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
氏不亾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徐廣曰案誅一徵兵
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

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
是上迺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
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
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徐廣曰擊齊有功也復為
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
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徐廣曰屢一作屨一曰覆駟案

孟康曰屨屨蹈之也黃曰屨數也塞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至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

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

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作概子音義同

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樂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

知所處如淳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史記一百一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為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

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絳侯為丞

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徐廣曰自作目袁盎進曰陛下以

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

主在與在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主亾與亾如淳曰不以主亾而不行其政令方呂后時諸呂用事

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

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

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

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

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

西川屯鳳樓

西川屯鳳樓

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

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轆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袁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

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

贊曰大臣共誅諸呂禍福尚未可知故曰不測也

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

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者也

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

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盎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同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嘗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說盎曰徐廣曰說作謀君與鬪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攀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

徐廣曰一作行駟案服虔曰自

惜身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韋昭曰衡車衡

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駢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

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

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袁

盎引卻慎夫人坐如淳曰盎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

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

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

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疑乎張晏曰戚夫人於是上

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

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如淳曰調選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

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

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苛時說王曰

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

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

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問丞相曰

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

袁盎即詭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

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

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

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

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

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

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授禍不久矣丞相乃

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盎素不好

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

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授吳王財物抵罪
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夫袁盎

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
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為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

不宜有謀如淳曰盎大臣不宜有姦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

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

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

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

使袁盎為太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

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

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

軍中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文穎曰盎婢也盎

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亾歸袁

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

為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淳醪會天寒士卒飢渴

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

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

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

亦且亾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如淳曰決開當從

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欲令人見也杖步行七八

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穎曰梁騎擊吳楚者也或曰得梁馬馳去也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

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

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

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如淳曰博盪之徒或曰博戲之徒將軍何自

通之盜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

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瓚曰凡人之於赴難濟危多以

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不以存亾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

騎徐廣曰常一作詳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

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

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

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

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梧

生所問占徐廣曰梧一作服駟案文穎曰梧音陪秦賢士善術者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

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與雒陽宋

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錯為人峭直刻深

韋昭曰術岸高曰峭瓚曰峭峻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

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

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

家令服虔曰太子稱家瓚曰茂陵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

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

奇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

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

徐廣曰九一作公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

太上廟墻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墻垣丞相嘉聞

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間具為上言之丞相

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墻中

垣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

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

徐廣曰一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

收其枝郡奏上上令

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卻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

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

徐廣曰一作謹

多怨公者

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

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

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

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

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

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瓚曰道由也

聞鼂錯死吳

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

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

夫鼂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

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

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

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

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

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慷慨遭孝文

初立資適逢世

張晏曰資才也適值其世得聘其才

時以變易

張晏曰謂景帝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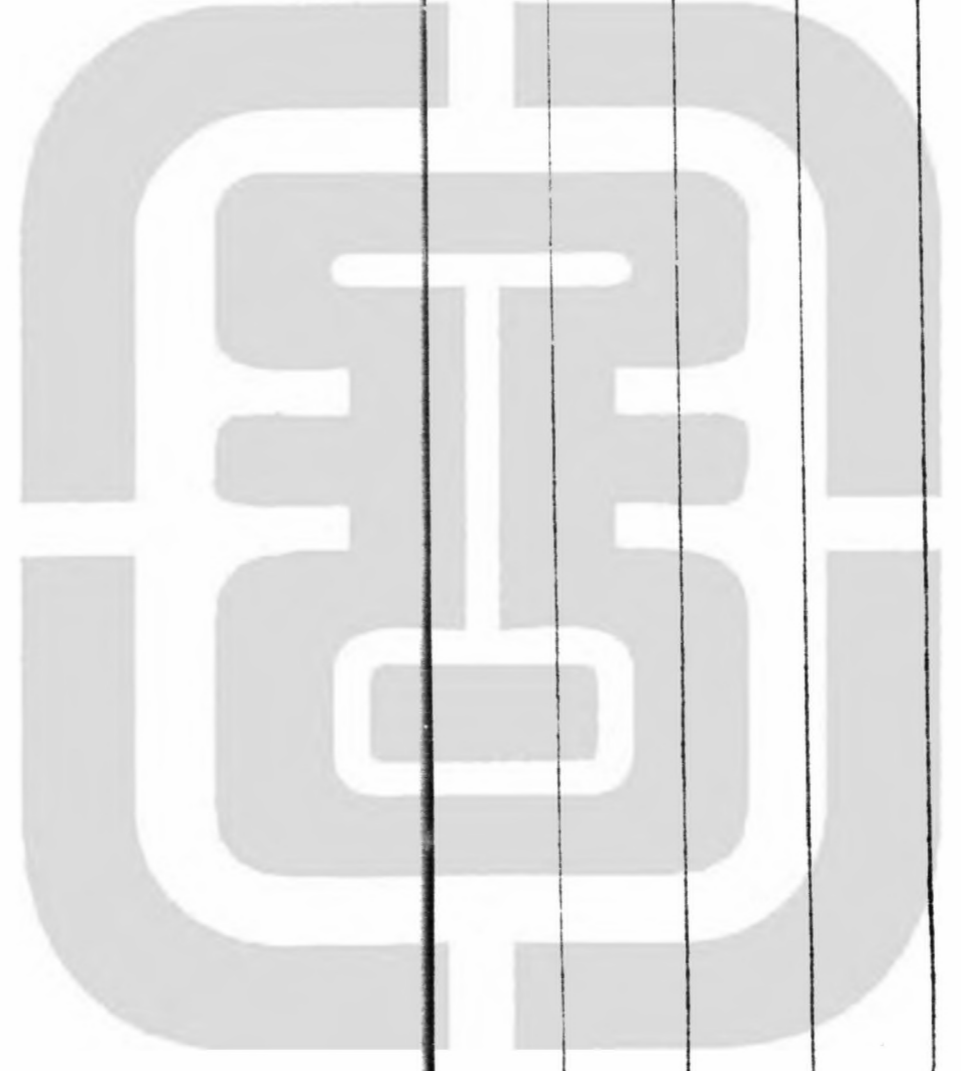
及吳楚一說說雖行

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

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讐反以亾軀語曰變

古亂常不死則亾豈錯等謂邪

大品雜目 一終



馬川屯鳳蘭氏藏